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二回 為恩情賈郎游地獄 還孽債鳳姐說藏珠

話說賈璉、平兒同著抱琴一直來到怡紅院。平兒先往前走，抬頭看見鴛鴦，吃了一驚，大叫「有鬼！」賈璉忙上前去，寶玉叫道：「二哥，咱們在此，不用害怕！」平兒見寶釵、襲人都在裡面，放心同賈璉進來，彼此相見。賈璉對寶玉道：「太太因想你成病，纏綿枕席，今日既到家來，還不快些進去。」神瑛道：「前生父母恩德難忘，若僅見一面，更增悲苦，我又不能常侍慈幃，因此不敢以幻夢之形，使太太又添出許多兒女情障。我有靈藥一丸，服之可以卻病，兼且延年。」隨在袖中取出，交與寶釵道：「寶姐姐，將此九藥呈上太太，說寶玉不孝，不能終於侍奉，請太太不須垂念，保重身子，頤養暮年。將來有日報答慈恩也！」寶釵答應，將藥收好。

鴛鴦等過來拉住平兒道：「如今你是升了正堂，瞧見咱們舊時朋友，就嚷是鬼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咱們這些舊鬼，何曾向你這新人要過一張半張錢紙，你著什麼急呢！但是我死的時候，你連瞧都不來瞧瞧，講起交情，令人可恨。今兒咱們倒要評評這個理。」鴛鴦道：「不用評理，我自從弔死直到如今，找不著一個好替代。今日知己相逢，不用再找別的，叫平丫頭做我的替死鬼，讓我好去托生。」金釧道：「我在井裡冷的可憐，一日無替代，一日不能脫離苦海，不如先讓給我做個替代罷。」秦可卿笑道：「如今他是我的孀子，我說個情兒，免了他的替代罷。」金釧道：「咱們做了鬼，還管什麼孀子、大媽的！扯他去做替代就完了。」平兒被鴛鴦、金釧一邊一個拉著不放，急的滿臉通紅，引得眾人好笑。麝月道：「罷呀，今日偶然相聚，說說別的罷，別耽擱工夫。」紫鵑、香菱笑道：「他如今的位分兒尊了，咱們惹他不起。」雪雁同尤三姐們才要說話，絳珠仙道：「眾姐妹休啟迷關，又開情障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們人多，你一言我一語拿我來開心，也不容我說句話兒。」神瑛道：「平姐姐不用睬他，咱們說說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們那里正說的熱鬧，他們又在這兒混攪，叫我說個什麼？我剛才有一肚子的話，這會兒鬧的一句也想不起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替你想著一句，是要問鳳二奶奶的下落，不知是不是？」

平兒道：「一點兒不錯，你倒是我肚裡的記事蟲兒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肚子裡本來已有個蟲兒了。」平兒瞅了一眼道：「你如今還是這樣嘴尖舌快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就是我，有什麼如今當日。」賈璉道：「真個咱們說了半日，倒忘了問寶兄弟同林妹妹，怎麼鳳姐兒同尤二妹妹他們兩個，倒不同你們在一堆兒呢？」

絳珠仙道：「鳳姐姐們原是咱們一會中人。只因鳳姐生前口孽過重，兼著還有些罪孽，因此墮落陰曹，必須案情明白，方能轉入人世。若修身行善，依舊得歸仙境。不然越轉越深，深極而滅。你只知世上男女乞丐受無邊苦惱，豈知內中由神仙而降入此等人者，更復不少。」寶釵道：「如你眾人想不再轉人世。」絳珠歎道：「我等皆為情絲所誤，現已轉世，又在人間，不久數當相聚矣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現俱在此，怎麼說又生人間？況且眾姐妹去世，前後相去不遠，即使轉世，亦正是乳哺懷抱之時，何能不久相聚？這句話我真不懂。」神瑛道：「輪迴之事，其理難明。我等前生原不過略為一聚，不意深迷情障，情動萌生，不能自主，又歸情境。寶姐姐，我看燈光之下影與身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燈為情萌，影是萌生。我等轉世，皆由於此，因此時已轉人世，非鬼非仙，尚無拘無束，將來神光一去，真性即迷，從此地獄天堂不知所之了。神仙最怖此一關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們現在的地方、名姓對我說知，我若遇著，對他們說明前生的面目，豈不有趣！」絳珠笑道：「咱們只知轉世，並不知方向亦不知名姓。倘若知道，我等早去自家說明，那裡要姐姐費心。」寶釵點頭歎息。

賈璉道：「你們天上人間，去來自主。我要同去瞧瞧鳳姐，說幾句丟不下的心事，就是酈都地獄，我要去瞧他一眼，也不枉夫妻一場。」說著，兩淚交流，不勝傷感。神瑛道：「去倒容易，只是看他無益，你若瞧他的那樣形景，倒難以為情，不如別去罷。」賈璉一心要去，再三央懇。寶釵、襲人、平兒俱念切鳳姐，一同要去，也十分央及。神瑛不得已，同絳珠仙等俱各允從。站起身來，出了怡紅院，來到瀟湘館院門。

可卿道：「當年見鳳二孀子陽光有限，我在這門首現形，與他說幾句話兒，被他噓我兩口，跑進院去。後來他命盡而終，榮寧兩府都說，鳳二奶奶見我駭死的。誰知我身後還遭個冤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，林姑娘死後，是這瀟湘館的景致。」紫鵑道：「寶姑娘洞房花燭，正林姑娘斷腸咽氣之時。可憐我主僕二人，一燈相對，其情可慘。滿園綠竹尚須滴淚成斑，何況鬼哭！今日既到舊家池館，不可不一遊傷情之地。」眾人一同進去。

黛玉見琴書如舊，香霧空濛，几案上蜂泥鼠跡，堆滿灰塵，已不禁瑩瑩欲涕。及走進蘭閣，見繡榻依然，碧紗上淚跡猶存，竟忍不住手扶欄杆，叫聲「黛玉你死的好苦也！」不覺與紫鵑放聲大哭。襲人對晴雯、金釧道：「你二人想起前生，亦當慟哭。」金釧道：「我因太太一掌之差，忿激而死，無可傷悲。」晴雯點頭道：「我與林姑娘死時同一傷慘，但我臨終尚得與寶玉執手數言，身後猶有芙蓉一誅，雖死如生，何悲之有？」

平兒歎道：「咬指贈衫，千古情癡之極，惜林姑娘少此一段佳話！」黛玉、紫鵑涕淚縱橫，哭了一會，收住哭聲，對寶釵道：「情之所感，雖神仙亦不免心動。今日之哭，是找補當年命終時之絕淚耳！」賈璉道：「今日有此一哭，將來大觀園八景內必有人添兩詩，題曰：『怡紅仙夢，瀟湘鬼哭。』」黛玉等不覺破涕為笑。寶玉道：「因來勸哭，倒引出兩人之哭。可見眼淚亦有定數。少刻見鳳姐姐，不用說又是一番大哭了。咱們眼淚尚有用處，快些去罷。」眾人出瀟湘館，來到大觀園的後門。神瑛上前將門推開，一齊出去。抬頭四望，並非街道。只見昏霧濛濛，陰風瑟瑟，走了數步，回過頭來，不見大觀園，只覺得黃沙撲面，渺渺茫茫。平兒問道：「這是那兒？好淒涼的景致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說淒涼，只怕還是極樂境界。」絳珠道：「寶姐姐言之有理。」眾人走夠多時，聞得水聲淙淙，哭聲隱隱，路上漸有行人，都往這條路來，絡繹不絕。寶釵們瞧見俱是苦眉愁臉，悲悲切切，並無一個歡顏悅色之人。

又走了幾里，聽見背後一群人來的甚快，眾人站著，讓他過去。見那男女老少約有幾十，內中有個三十來歲的女人，手中抱著孩子，一面走著，哭的淒慘。剛到面前，那個女人將平兒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怎麼也來這裡？哎呀！怎麼連寶二爺、姑娘們都在這兒？」平兒嚇了一跳，同眾人細看，原來是來旺的媳婦。寶釵道：「你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來旺的媳婦嗚嗚咽咽哭訴道：「前月養了這個孽根子，產後冒風，醫藥難救，不到滿月，母子命絕。想著家裡那一條兒可以丟得下。」

說畢，放聲大哭。只見一個橫眉豎眼的公差，過來拉著就走，說道：「這條路上就是遇著親人，也不能相救，哭也無益。倒是打正經主意，帶來的這幾吊錢不夠使用，咱們也不能為你一個耽誤工夫。」來旺媳婦拉著平兒死也不放，不住聲的悲哭。

賈璉看不過意，對那公差道：「他要多少錢使用，都是我的。但是我身上沒有帶著銀錢，請公差明日到我府裡來取如何？」那公差聽了，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這倒很好。今晚在後園桑樹下燒黃錢千張，銀錠五千。我是城隍司衙門二班快頭趙升便是，你燒的時候，只須叫我名字，我就收著了。所有他的一切使用，卻交給我替他料理，管叫他吃不了虧，受不了苦。」賈璉再三稱謝。公差道：「話既說明，這條繩兒可以解放，讓他舒服些兒。」說畢，就將頸上麻繩解去。來旺媳婦向著賈璉千恩萬謝，對平兒說道：「恐二爺事忙，奶奶務必惦著些兒，別忘了要緊。再者求奶奶將來旺叫進宅來，當面吩咐叫他保重，不要苦壞了身子。我的那些衣服留著無用，叫他一箍腦兒賣掉，給我熱熱鬧鬧的做個大發送。我有兩雙銀鐲子，幾枝釵子，三個金戒指兒，銀包裡還有三十幾兩子，拜匣裡的那些零碎首飾，都叫來旺好生收著，別三文不值二文的糟掉了。叫他千萬想著我的情分，別要娶人，娶來的未必像我這樣知熱知冷的疼他。叫他少要喝酒，再要喝醉了回來，問他還有誰替他溫著茶，等著門兒呢？」來旺媳婦一面說，一面哭，引的平兒、襲人都傷心掉淚。那公差道：「你盡著絮絮叨叨，就說一年也是不了。都像你這樣嘮叨，咱們奉票勾人，至少必得十年才能銷差呢。跟我走罷。」平兒看他悲悲切切，跟著差人一擁而去，十分可憐。

賈璉等跟著神瑛，一堆兒往前慢走。又約走了二三里路，望見一座大橋，正當去路。漸漸相近，看見橋邊一間茶棚，有許多男女站坐不一，俱在那裡喝茶。平兒道：「從來沒有走過這兒，實在吃力。我要到茶棚裡去歇歇。」眾人應允，都來茶棚底下。看那上面懸著一塊紙匾，上寫著是「誰能免此」四個字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左邊是：

只來不去無雙路，
右邊是：
久別長離第一橋。

寶玉領著走進茶棚，只見一個老婆子拍手笑道：「寶二爺怎麼逛到這兒來了？」一眼瞧見眾人，說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怎麼奶奶、姑娘們都來了！」眾人細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劉姥姥。彼見相見十分歡樂。劉姥姥讓進裡間屋內坐下，一個個都問了好，又將眾人細看一遍，說道：「我看爺們同奶奶、姑娘都不是這條路上的人，怎麼跑到這兒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咱們活的不耐煩，找到這兒逛逛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別處逛的地方還少？這個地方有個什麼逛頭兒，人家躲著不來都不能夠，你們倒找著這裡來。依我說別逛了，快些家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別處咱們都逛煩了，倒是這裡新鮮些兒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的老祖宗，你真是個傻子，還是這樣的性兒。你說要到那兒，他們就得依你到那兒。璉二爺，你是他的哥哥，也跟著他混跑。」賈璉未及回言，寶釵接口道：「咱們知道劉姥姥在這裡開茶鋪，特意到你這兒喝茶來的。」劉姥姥笑道：

「我這裡的茶，那裡跟得上那年在觀園，同著老太太逛園子賞花兒喝的那些茶兒水兒呢？我這水也不是你們喝的。既到這兒來，真個連水兒不喝口去，也沒有這個理，等我叫人去取些華池太乙水來，請你們喝喝罷。」說畢，轉身就走。寶玉連忙止住道：「姥姥，快別去，你這水咱們是不吃的。我還有事要去，改日再來瞧你。」眾人一同出來，寶釵問道：「姥姥，你這裡是何地名？咱們記著，下磨兒好來找你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裡叫作奈河村，前面就是奈河橋。村中也不多的人家，一大半是衙門裡應差使的。我自從那年送平二奶奶同巧姑娘到宅裡去，回到家來就一病不起。因我前生並無罪孽，以此無拘無束並不收管，就在這奈河橋邊開個茶店，隨便賺幾個錢混，倒也自在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過橋逛逛，再轉來瞧你。」劉姥姥道：「罷呀，我的祖宗！這橋不是亂走的，只有神仙佛爺同那忠孝節義，還有那個有德行有來歷的人，才能過去過來隨便的走。況且璉二奶奶現還帶著身子，不要說過橋，連橋頭兒都是去不得的。」寶玉們聽劉姥姥一番話甚是有理，便道：「這個地方原不是玩的，依我說，平二姐姐竟在劉姥姥這裡等著罷，咱們去瞧了鳳姐姐轉來，同你回去。」襲人道：「這倒很好，我留抱琴陪你做個伴兒。」平兒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但是你們要快來，別丟下我走別的道兒先家去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看誰是肯丟下你的人？」劉姥姥歎道：「原來你們是要去瞧鳳二奶奶的。咳！說也可憐，原該去瞧瞧他才是。你們別說閒話，快就去罷。二奶奶只管放心在我這兒，他們回去要過這橋來，也再沒有別的道兒了。」襲人吩咐抱琴跟著二奶奶在此等候。姐妹弟兄出了茶店，望著奈河橋來。

不說平兒同抱琴在劉姥姥家相等之事。且說神瑛等一班人走到橋邊，見個大牌樓上寫著三個大金字，是「奈河橋」。兩邊柱上掛著對聯。寶釵、襲人站著看那對聯，上句是：

碧浪紅波淘不盡千秋迷骨，
又看那邊是：
慈航寶筏難渡的萬古癡魂。

眾人歎道：「古今來能有幾人解得此語！」正在歎息，只覺一陣腥氣直透肌膚。看那座大橋約有百十級高，風冷瑟瑟。

寶釵們拉著絳珠等一堆兒慢慢走上橋去，覺越上越冷，到了橋頂上，瞧見滿河中紅波白骨，飄來蕩去，不知多少。遠遠望見一堆人，在河沿兒上不知做些什麼，只聽見哭的喊的聲音淒楚。

晴雯、紫鵝扶著石欄杆要往下瞧，才低下頭去，晴雯笑道：「你們來瞧，還有人在此題詩呢。」眾人聽見過來觀看，果然橋欄杆上寫著四句詩。此時襲人跟著寶釵學詩寫字都很做得上來，因搶著念道：

撒手開來不計程，脫然無累一身輕。
奈河橋上今宵月，照入黃泉澈底清。

下邊落著款，是「江都蝶莊道人過此留筆」。襲人笑道：「此人興致不凡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是林姑娘鄉親，只可惜那海棠社沒有邀他來做詩，大是缺典。」眾人說笑一會，走下橋去。

誰知過了橋來，冷的更是利害。寶釵、襲人大有些支持不住，賈璉將神瑛的那件鶴氅借來披上，不覺週身和暖。晴雯道：「我同寶姑娘相處一場，無以相贈，有件藕絲衫奉送。」說畢，即在身上脫下來，替寶釵穿上。寶釵細看，比亮紗還要輕軟，淡紅顏色，一股蓮花香沁心撲鼻，頓覺滿身溫暖。麝月道：「寶姑娘不怕陰風了，襲丫頭等我送他罷。我的這件蕉葉護肩，賽不過你的藕絲衫子嗎？」晴雯道：「誰同你寶寶呢！」麝月笑著解下來，替襲人帶上。絳珠仙在雲髻上取下一物，插在寶釵鬢上，說道：「山野之物，聊以助妝。」寶釵稱謝。眾人舉目見街道上往來人眾看見他們甚覺詫異，不敢攏來，遠遠跟著瞧之不已。神瑛笑對寶釵道：「陰司裡看堂客，倒比陽間看的利害。」秦可卿道：「他們看見這些堂客，跟著你這個和尚一堆兒走，自然詫異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若是遇見巡查官兒，咱們準備著打官司。」眾人正在說笑，忽見街上人紛紛迴避。雪雁道：「二爺，你看那來的官府坐在轎子裡，倒像是老爺。」眾人抬頭一看，見有許多幢幡寶蓋，一對一對蜂擁而來，後面大轎中坐著一位官兒。那轎子漸漸相近，神瑛看見果然是賈政，趕忙搶到轎前請安。賈政吩咐住轎，賈璉也跪下請安，寶釵領著他們一起都到轎前請安。黛玉拜謝舅舅送他枯骨回南，感戴無已。賈政下轎扶起黛玉們道：「前生已了，又度情關，各自修省為要。」對著襲人道：「你如今是我的女兒了，後緣不淺。但凡忠節之事，雖死不死，務須切記。」襲人跪下拜謝。又對鴛鴦道：「你捨身跟著老太太西去，至今心中欣慰。」鴛鴦道：「婢子蒙老太太養深恩，死不足以報萬一；又蒙老爺爵賞，並將賤骨附葬先塋，九泉之下銜感無休。」

秦可卿過來拜謝道：「孫婦青年殞喪，未得久奉嚴庭；舉殯之日，又蒙哀念，一棺穢骨得以歸葬金陵，覆載之恩實難言盡。」

史湘雲同香菱都來叩謝生前覆被。賈政一面扶起秦可卿們，瞅著晴雯、麝月、金釧、紫鵝、雪雁、柳五兒等，說道：「你們俱能守身自愛，不枉我撫養一番，一個個俱歸仙境，我心甚喜。」

回頭看見尤三姐，因不認得，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寶玉答道：「此即柳湘蓮所聘之尤三姐也。」賈政道：「原來是位烈女，可敬，可敬！」尤三姐過來見禮。對著寶玉道：「自從你得道歸山，大慰我願，正望你無上逍遙，得參真諦。誰知我前日在姻緣司看見你們已轉輪迴，又是一番境遇。但休要迷了本來，進修猛省，苦海中無多樂土也。」神瑛等都連聲答應。向著寶釵、襲人道：「你二人勸太太就回南去罷，忙將宅子賣掉，早晚桂親家出京缺少盤費，咱們就將金陵祖屋贖回，也是一舉兩便。這裡的宅子，交給林之孝去辦。來住房子的人，祝親家知道。你對太太說，此時若不回去，將來就很費事，切須記著。」

我還有事，不能多說。你對太太說，我在陰司做了巡方使者，責重事繁。家中一切事務，我盡知道，叫太太很可不必記念。

晚景甚佳，務宜保重。」剛要上轎，又問道：「你們想是要看鳳姐？」眾人答應：「正是。」賈政道：「可憐都是咱們害他，若是不做我家媳婦，如何造下這些罪孽？你們往這裡向西去，頭一個大門就是速報司的衙門，到那裡去問，就知下落。」用手指著道：「寶玉你看，那一座是枉死城。不拘大羅神仙，誤走進去，都難得出來，須要記著，別走錯了道路。你們到地藏佛禪林內，求菩薩引去見老太太，以慰當年一番慈念。」神瑛等歡喜應諾。賈政說畢，從人抬起大轎一擁而去。剛走了十來步，又在轎內伸出頭來叫道：「對太太說，將環兒帶了回去。」說畢，那轎子就如風的去了。

神瑛道：「我們依著老爺話，先到速報司去問個信兒。」眾人向著西去，走不多路，看見路旁果然有座大衙門，兩邊列著兩個大石獅子。門前站著許多披枷帶鎖的人，俱有差人押著，個人都是楞眉豎眼，指著那些犯人，也有打的，也有罵的。看那些犯人，沒有一個不垂頭喪氣，含著兩眶子眼淚。他們走到門邊，見那大門上一塊匾，寫著「速報司」三個大字。大門上掛著一副對聯。

眾人看那左邊的是：

惡念方生禍不旋踵而至，

右邊是：

善心始動福即因人而施。

寶釵歎道：「世人每言無報應，又常恨報應不快。那裡知道陰司的善惡報應，在人心動念之時，早已定下。」眾人正看對聯，那大門裡走出一個白鬚老者，像個書辦的樣子。看見他們，倒嚇了一跳，忙走過來問道：「侍者同諸位仙子到此何事？」

絳珠道：「有我們會中人王熙鳳墮落此間，特來探望，不知現在何處？求老判指引。」老者道：「我們這敝衙門專管人間五年以內禍福報應之事，五年以外即歸報應司所管。王熙鳳到案之後，我們這裡就備文移送報應司衙門辦理去了。」神瑛道：「報應司在那裡？還求老判指引。」老者道：「此間往北去，過了幽冥救主地藏佛的禪林，再往西方去一箭多路，就是報應司衙門了。他那裡掌稿的是舍弟，到那裡去只要問吳掌案，並無第二人。你們只須問我舍弟，叫他領去就找著了。」神瑛道：

「多謝老判。」一同向西北走了半里路來，看見地藏佛禪林。

只見樹木森森，籠罩著祥光瑞靄，又聽見金鍾法鼓與佛號經聲振人心耳。眾人走進禪林，山門內有幾眾幽冥弟子過來稽首，問明來歷，領著神瑛等走過幾層大殿，來至梵宮深處，只覺瑞靄祥光繽紛馥鬱，遙見地藏佛坐在蓮花台上，慈像端嚴，有大弟子上前啟事。神瑛等至座前參見，地藏佛忙下蓮台合掌見禮，笑道：「諸仙子與神瑛來意，老僧已知。老太夫人在接引佛處聽經回來，正好相見。」隨命童兒們執著幢幡、玉杖在前引路。

不多一會，來到一處洞天福地，見賈母對著一池蓮花，在蒲團上閉目趺坐。神瑛領著眾人俱在膝前跪下，說道：「生前深荷慈恩，未曾答報，今來佛境得以拜見慈容，不知老太太猶念兒孫否？」賈母閉目看著眾人，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因在人世歷過多次苦節風霜，冰清節孝，蒙上帝垂念，許我兩享榮華，我與你們又有一番相聚。如今且去，相見不遠。」說畢，閉目不言。神瑛等不敢多言，只得拜辭，跟著童兒走出禪林，彼此分手。

諸仙子不勝歎息，同著神瑛望報應司而來。不到一箭之地，見有無數罪人，都向那衙門裡走了出來。有一面走著哭的；也有走著笑的，說道：「多少年的怨氣，今日才出了個乾盡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只道他是一輩子的威勢，到今日又在哪裡？」有的說：「憑他錢高北斗，來這裡同我一個樣兒。」這些人說說笑笑，一陣一陣的過去。內中有一半是悲悲切切，淒慘不堪的樣子。不多一會，那些人多走得精光，衙門口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影兒。眾人走至門口，見門上寫的是「報應司」，兩邊亦有一副對子。眾人念那左邊的道：

天網雖疏從不見一絲漏過，

又念那下句是：

人心難測何曾有半點便宜。

眾人見大門內有兩三個公差站在那裡說話。神瑛走了進去，向著那幾個人道：「公差請了。」那公人們看見，趕忙的陪著笑道：「侍者何來？」神瑛道：「我們要見吳掌案的，拜求指引。」內中一人用手指著道：「那不是他來了。」神瑛抬頭看見來了一個人，頭戴著平頂軟翅紗帽，身穿著油綠綢袍，腰繫著角帶，腳下蹬著皂靴；三絡長鬚，約莫有四十來歲的年紀。

神瑛走上前迎著他道：「老判請了。」那人趕忙答禮，問道：

「侍者何來？」神瑛道：「有幻虛宮的諸仙子，要來探望金陵王熙鳳，適在速報司遇見令兄指引到此，並蒙令兄囑致老判帶我們去一見。諸仙子俱在門外相候。」吳判道：「既是家兄之命，自當同去。」隨同神瑛走出大門來，與諸仙子見過禮，因說道：「王熙鳳生平罪孽，在本衙門已經完結了。惟有饅頭庵受賄破張家婚姻一案，因說合過付之老尼淨虛尚未到案。還有尤二姐受逼吞金一案，彼此爭執，未能了結。還有欺心隱瞞珠串一案未結。王熙鳳同尤二姐現在獄中候審。」眾人聽說，深為傷感。神瑛道：「敢煩老判帶我們到獄中相見。」吳判應允，領著他們進了頭門，向北轉過甬路，見一帶高牆罩著愁雲慘霧，陰風之內，鬼哭神嚎。寶釵、襲人到了此間，覺得有些膽寒心怯。說話之間，已來到獄官廳。那廳上懸著一匾，上寫著是「孽由自作」四個大字。兩邊看柱上掛著一副對聯，是：垢面蓬頭半是榮華門裡出，

那邊是：

剝腸剔骨都從得意事而來。

那些管獄的鬼卒，瞧見吳判官都躬身唱諾。吳判吩咐請獄官說話。鬼卒去不多會，獄官出來相見。眾人看那獄官生得十分兇惡，頭戴尖翅紗帽，身穿青緞補服，腰下係著明角帶，腳下穿一雙烏皂粉底靴；一張深青的藍臉，兩道黃眉直豎，圓睜著兩隻怪眼，一部落腮紫須，丫叉兩個大顴骨，滿面青筋鼓起，突出了一個大肚子，約有七尺來高的身材；臉上帶著一團殺氣。

看著吳判官道：「堂上又發下什麼罪囚？叫鬼卒們打入獄中就是了。」吳判道：「不是罪囚交獄，現有神瑛侍者同著幻虛宮的諸仙子，要到獄中去看王熙鳳，請尊官開獄。」那獄官對神瑛同諸仙子咧開濃須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諸仙子在天堂裡住的不耐煩，到我們這地獄中賞識賞識也好。」說罷，吩咐鬼卒開了獄門，對吳判道：「請老判同去走走，我還有事不能奉陪。」眾人道：「請便。」獄官說畢，轉身走了進去。這裡眾人同吳判來至地獄門口，往裡一看，只見黑魃魃的並無一點光亮。諸仙子到此間，也亦覺膽寒。寶釵、寶釵、襲人更覺心膽俱落，渾身發抖。既到此，只得仗著膽子跟著吳判往裡走去。才進獄門，只見神瑛同絳珠等身上俱放光明。寶釵披的鶴氅，同寶釵頭上的鬆釵、胸前靈藥，俱吐出光明，罩著身體。神瑛胸前的那塊寶玉，更放出五色毫光，將獄中照得雪亮，看見那些鬼卒一個個奇形怪狀，兇惡難看。吳判叫過管獄的鬼頭兒來，問道：「王熙鳳現在何處？可領了諸仙子去相見。」鬼頭應諾道：「王熙鳳就在外獄，去此不遠。」說畢，領了他們一同進去。不知怎樣見鳳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